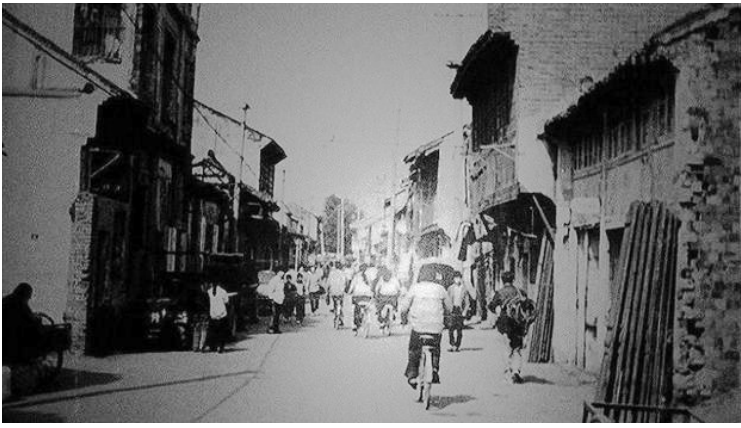


古村老街 / 刘国元

米市河城厢一隅话沧桑(上)



秋日的一个夜晚,闲来无事,我提议到原地三堡街去走走,寻找一下五六十年以前的感觉,夫人霞文欣然同意。

我俩从家里出发,沿着西河沿一路向西悠悠慢行。一过怀德桥,按理说是原来的米市河了,却发现这一段还叫西河沿。米市河在旧城改拆建以前,一直是西门的旺街,在我童年和少年阶段的记忆里留有深刻的印象。至于米市河这个地名始于何时,我却一直不知。后来查阅了史料档案,据记载它是1926年应市而生,由石皮滩改名为米市河。那时常州城四邻八乡的稻米交易市场就在这一地段,稻黍栈堆,商贾云集。至上世纪60年代,那些高挑屋檐的山墙上仍隐约可见“鑫泰米号”“恒源粮栈”的字样。

改造前的米市河呈东西条状,东接怀德桥南堍,西至南运桥东堍,街长300多米,两侧餐饮小吃、茶肆酒楼鳞次栉比,较出名的有左复兴馄饨店、西施汤团店等等。其实,汤团店另有其字号,坊间为它冠以“西施”名号盖因店主的女儿长得水灵,出落得标致,此顺口点赞反而流传于市。左复兴街对面,是南运饮食店,门店较大,生意兴隆。马路北侧的店家,面街背河,普遍进深不一,向北已无延伸拓展之可能,马路南边的店铺则显得格局大一些,解放前后曾有一家叫作公信商场的综合百货市场,里面店铺林立,日杂齐全,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腾笼换鸟,由商铺变成大杂院,之后又变身为民机电研究所。长春弄向西不远处的粮贸集市,也颇具规模,解放之初改为南河沿菜场,每天顾客熙熙攘攘,川流不息。上世纪80年代,为适应粮油流通需要又变成粮

乡村纪事 / 董善芹

寡居

公鹅在前面打着浪呀,我的死人啊,母鹅在后面紧跟着。紧跟着,慢跟着,临来时尚没有去得多。上世纪80年代,夏天的傍晚,苏北小镇的一个院子里,传来稚嫩的童声。这是苏北小调《小寡妇上坟》,院子里一老一少,姑姑和未成年的侄女。确切地说,孩子并不理解这首歌的含义,要不然,也不会唱得那么执着,特别是唱给寡居多年的姑姑听。

姑姑一边听,一边抹着眼泪,摸着侄女的头说:乖啊,别唱了,姑姑难过。女孩盯着姑姑痛苦的表情,一个劲地追问:小姑,您怎么了,是我唱的不好听吗?姑姑连连摇头说:不是不是,丫头唱的很好,只是姑姑难受。女孩显然不能够体会姑姑的苦楚,只以为是为自己唱得不好。

事隔多年,姑姑已经逝去。当初的女孩已为人母,我就是那个女孩,那个不谙世事的女孩。曾经的那一幕,如今像刀子剌心一样让我痛苦。那个少不更事,不知道何为寡居的我,竟然活成了曾经的姑姑。

我对姑姑的记忆不是很多,但是

谈天说地 / 莫金华

抱蚕子

蚕,是能吐丝结茧的经济昆虫。桑蚕,又叫家蚕,吃食桑叶,经三四次蜕皮后老熟吐丝结茧。幼虫在茧内化蛹,蛹羽化成蛾破茧而出,产卵繁殖后代。蚕卵也叫蚕子和蚕种。蚕卵产出后,往往要经过越冬期,来年孵化时需要一定的温度和光照。过去,农村孵化蚕子设备欠缺,孵看蚕子通常是把蚕卵用纸包好,放在男人棉袄里的贴胸处,像抱

贸市场,五谷杂粮、油酱制品,琳琅满目。直至上世纪90年代,城市改造马路拓宽,临街建筑重新规划并建成了现在的格林大厦,而曾经风光的米市河路,留存的一小段则逼仄地蜷缩在格林大厦门前,与现西河沿路并行。

米市河街西尽头就是横枕在南运河上的南运桥。大运河从西边的西仓桥方向,向石龙嘴洋洋洒洒奔来,到此形成十字水系,向东是怀德桥,向北是锁桥,向南是南运桥。石龙嘴起分水作用,南来北往的公差行商,城乡省亲的妇孺翁媼,东西穿梭的游医贩夫,烧香拜佛的各式人等,大多乘坐从表场码头发往各地乡下的班船,在这里分流扬帆。

我跟霞文还特别提到石龙嘴西首,上世纪50年代是箩行公会(码头装卸工旧时叫“挑箩佬”),西门一带码头装卸工的管理组织就设在那里,公私合营以后改名为钟楼区西门装卸站工会,我曾经屁颠屁颠跟着父亲去参加过联欢活动。

老南运桥桥身不算长,跨度只有十来米,但桥洞净空较高,成鲫鱼背状,自行车要骑上桥都很费劲,板车上下坡就更艰难。我们小时候学雷锋助人为乐,就是从这座桥上起步的,一放学,几个同学相约来到桥头,看见拉着沉重货物的板车上桥,就一拥而上。那些装煤炭水泥黄沙的板车重约千斤,成S形在桥上扭上好几下方能拱上桥顶,下桥时车夫紧拉闸把,人往后仰,甚是小心翼翼。我们经常在桥下等活,一干就是一两个小时,每大汗淋漓。当年还有一大收获就是顺坡学骑车。同学汤燕子从家中推出自行车,同学们轮流顺着溜下坡的势头,双手握牢车把,左脚踩在左脚踏蹬上,右脚踏过座垫,踩在右脚踏上,人腾空在车杠上,两脚轮流蹬踏板,半天不到就搞定了。

资料图片

城市地标 / 郑连祥

在现今常州核心城区地图中,以市河命名的河道有四条:西市河、北市河、南市河、东市河。这些河道相互贯通,连成一串,看起来像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水系。但若深入了解,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大相径庭。

先说西市河。西市河北起西新桥关河入口处,南达西瀛里京杭大运河。这条河看起来同属一条,其实不然,它是由南北二段河道组成的。今延陵西路以北为北段,以南为南段。这两段河道建构时间也迥异。魏晋时期北人为避战乱大批南迁,常州地区人口大增,晋太康年间(280—289)始筑内子城,范围在今西横街以北,市第二中学和大观路、老体育场一带,向为郡府治所在地,是常州最早的城垣建筑。到五代十国时,吴辛巳年间(921)增筑外子城,北段河道即为护城河,名外子城西北壕,距今有1099年。吴天祚元年(935),虹桥以北曾一度改称罗城西北壕。而南段则为明洪武二年(1369)筑新城时建成,原名新城西壕,距今也有650年。这段河道较短,且今大部分已隐匿在地下。同为一条河,却分属二段河道,成河时间相距近450年之久。

再看北市河。北市河的情况与西市河基本相似,河道也是分为二段。北市河北段原名外子城东北壕,北自青山桥附近关河口始,南至北水关止,五代十国吴辛巳年间筑外子城时建成。北市河南段原名新城东北壕,北起北水关,向东掠过红梅公园至天宁寺西南与东市河相接,也是明洪武二年筑新城时建成,建构时间与西市河南段同。

1956年到1959年期间,我在市二中读书,学校的操场就紧傍西市河,河岸即当年外子城的城垣遗址。那时,体育课上男生最爱踢足球,足球滚到河岸下的城壕里是常有的事,弄得大家忙于沿河捞球,一堂体育课也就扫兴泡汤了。对于北市河,笔者曾沿河全程走过几次,感到北市河沿岸风光还算旖旎,特别是沿红梅公园段,但有的河段成了新村内的私家景观河,有的河段则河道狭窄如沟渠失去了观赏的价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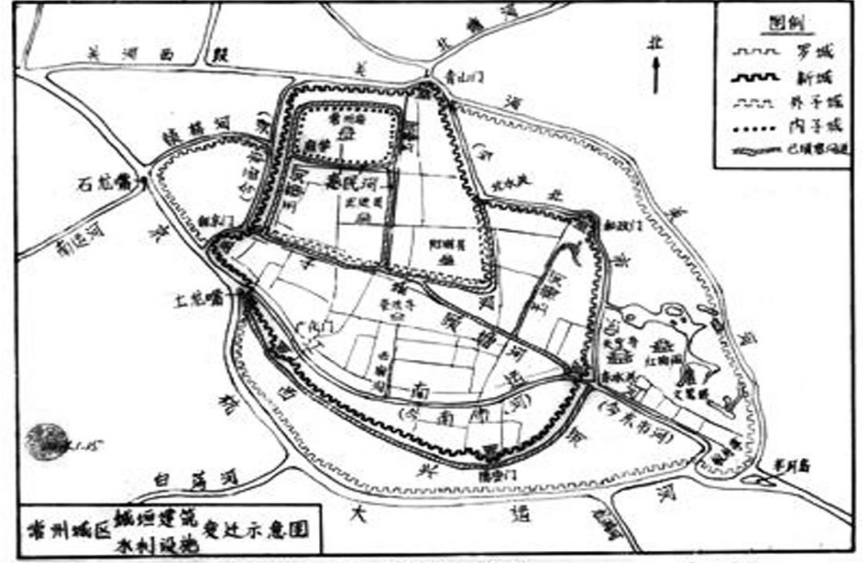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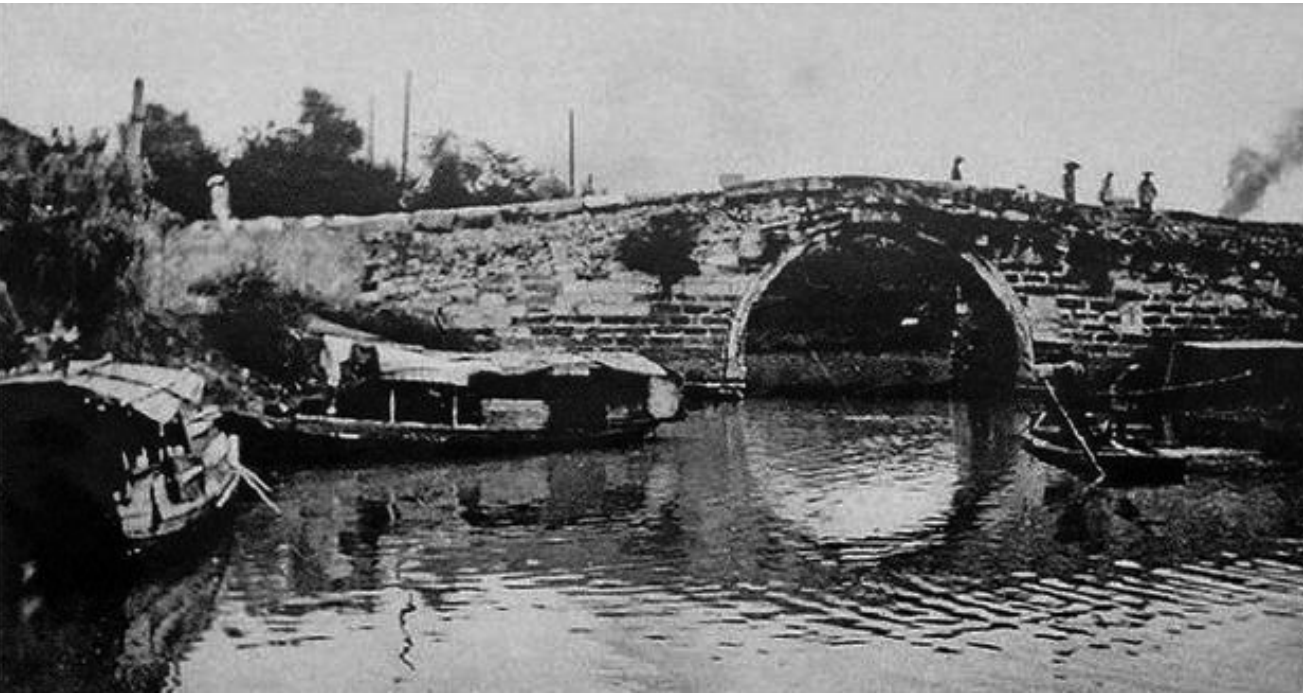
与西市河、北市河相比,南市河、东市河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其中南市河西起西水关桥,东至天宁寺南,全长1.94公里。它在城区南部划了一个弧形至天宁寺南与东市河相接,然后向东直奔东坡公园,沿文成坝边,穿过飞虹桥,注入京杭运河。这两条市河加起来总长有3.11公里,虽分属两条河道,其实却完全全属于同一时间建造起来的同一条河,这条河的名称就是大名鼎鼎的江南运

从我记事起,4路公共汽车就是我们上城的主要交通工具。这条从1957年10月开通的公交线路,最初上行起始站设在虹桥文在门,终点为新闻镇。4路车从新闻到西新桥这一段,一路沿京杭大运河、关河向东,这条路为镇澄公路(镇江至江阴)的一段,命名为常新路。那时候,大运河上船只往来大多满载沙子、煤炭、棉花等等,吃水很深,河水几乎贴着舱沿,而且多拖船,往往十几艘船连成一线,鱼贯而行。河上船运繁忙,时常轧档,这时船头便出现一男子,朝对面遠遠而来的船队挥手呼喊。有时这个角色也由女人担当,女性的高分贝音量常引起岸上行人注目,忍不住驻足观看。坐在4路车上,看一路船行,看船上人家烧饭的缕缕炊烟、鼓足了风呼啦啦飘着的晾晒衣物,在窄窄的船沿上行走自如的光着上身的小孩,这段路程对一个悠闲的乘客而言,倒不无乐趣。

我对乘坐4路车的事大多已记忆模糊,记住的多半是遇见熟人的时刻。上幼儿园大班时,那位年轻漂亮的王老师经常领着我们去新闻镇以外的地方玩。似乎第一次去香港摊(市民对当年迎春市场的称呼)就是王老师带着去的。当年4路车在新闻设有售票处,位于后来连接新闻和北港的那座水泥桥北端。售票处有两间房,西边一间为候车室,东边一间即售票间,到达终点的司机下车填写考勤表,也在此短暂休息。王老师带着我在这里乘车,到轻工大楼(现钟楼吾悦广场处)下车,步行去位于小营前的香港摊。在回家的4路车上,我一眼瞥见了隔壁大伯家的堂姐,她由同村的拖拉机手陪着,看起来身体很虚弱,头上包着一块绿色方格头巾。堂姐看到我显出吃惊的神色,但由于身体过于虚弱,她蜷在车座上,也没说话。车到机床厂站,她由拖拉机手搀扶着下了车。多年以后,大人谈起这位当年因与拖拉机手自由恋爱而闹得天翻地覆的堂姐,我才恍然大悟,堂姐和男朋友早已偷吃禁果,那次堂姐是由男朋友陪着去医院做手术的。

爷爷并不舍得坐公交,毕竟要付2毛钱的车资。他总是带着我步行上城,出了家门沿小黄河走,经猪婆桥、

市河溯源



作者手绘市河变迁示意图。

河(常州段)。

春秋时期,周灵王二十五年(前547)吴王余祭封季札于延陵,常州从此有了正式名称,距今2560多年。当时的常州地区地处长江下游太湖流域,林木葱郁,沼泽密布,野兽纵横,人迹罕至,没有一条河,没有一座城,是个荆蛮之地。

周敬王二十五年(前495),吴王夫差为争霸中原硬是在这蛮荒之地披荆斩棘,战天斗地开凿了一条江南运河。这条运河东自望亭西至奔牛,向北经孟城接通长江,全长170公里。其中经过常州城区的河段(西瀛里、青果巷、麻巷、舣舟亭段)就是今天的南市河和东市河。

流年碎影 / 谢燕红

停靠新闻的4路公共汽车



唐家塘村、西杨村,到孟庄,沿新市街,走龙船浜,过西仓桥,抵达恒源畅边的小姑娘家歇脚。吃过午饭走三堡街,过南运桥,上怀德桥,穿过西瀛里,到弋桥,就进了南大街,那是常州当时最繁华的地段。吃过三鲜馄饨店的油余馄饨,爷孙俩便沿南、北大街一路向北,拐入西横街,过虹桥,又走到新市街,原路回家。爷爷带着我坐公交车去城里只有一回,那次是要送3岁的表弟回家。3岁的孩童还走不了远路,爷爷只好带着我们沿新庆路步行到机床厂,坐4路车上城。那时候,4路车已经是两节车厢的通道车了,记得我们在新市街下车时,出了个事故。我们是后门下车的,爷爷先下了车,司机也没看清楚还有两个小孩站在台阶上等着下车就按下了关门键,车门死死夹住了正欲下车的小表弟的大脑袋,小家伙立刻放声大哭。我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还是旁边的乘客大声呼叫,司机才又开了车门,但表弟的脑袋上已经被车门夹出了两道深深的红印子,疼痛和惊吓让他哭了一路。那个大脑袋

上的深红印子让我心有余悸,也一直让我对车门心存恐惧,以后坐公交车上下车时,都会下意识地把手臂往外张,随时防备着会猝不及防关上的门。

后来我读师范,每周一次往返学校与家之间,4路车是必乘的交通工具。我从北环坐16路车到火车站,换乘1路车到西新桥,在这里换乘4路车到机床厂,下车沿新庆路步行一个小时到家。有时会坐到新闻站,步行穿过新闻镇区,到我妈妈厂里,等妈妈下班后坐她的自行车回家。上大学后,这条路线稍有简化,出火车站,我还坐1路车到西新桥换乘4路车,到机床厂或新闻下车。说起来,这条公交线路是我少年时代到大学期间来回的主要路线,十几年间来来回回不知坐过多少次,那长约6厘米、宽约2厘米的车票若留着,大概也得有一本字典那么厚吧。4路车是越来越挤,我的脚步也愈发地匆忙,边看运河边乘车的惬意已荡然无存,我也成了家乡匆匆过客中的一位。

师范学校的管理非常严格,周六下



上世纪中叶,横跨北市河的北水关桥。

垣、集市。宋咸淳《毗陵志》载:望晋陵,县,古延陵邑,邑者,城市也。又根据湖北江陵拍马山出土的战国时期刻有“延陵东门”字样的木梳,可知至迟到战国时期已建有延陵邑城。江南运河、南运河的建成对常州城市的形成、发展起了关键作用。

1979年下半年,我奉调去自行车链条厂工作,就在办理报到手续的同时,却又接到通知,要我先去自行车研究所完成一项科研任务(与镇江某单位共同研制轻型摩托车)。但因各种原因制约,我们始终掌握不到产品设计的主导权,计划最终泡汤。由于研究所所在地在麻巷,在几个月时间中,我每天经过西瀛里、青果巷,发现这里沿河有不少如新坊桥、中新桥这样的古桥,忍不住上桥走走。尤其是中新桥一带,桥北堍是很热闹的集市,也算得上商贾云集,顾客熙来攘往。站在桥上向两边张望,河的两岸或是房舍沿河壁立,或是码头庭院相连。心里闪过一个念头,这条河真有点年代了,却不知如何称呼。

1985年8月,常州市规划处编制了《常州市区交通旅游图》,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,但也无这些河的名称;1988年,常州市规划局编绘的《常州城区交通旅游图》,则统称为“市河”,直至2011年5月,常州市规划局、测绘院联合编制了《常州市城区图》,在《核心城区图》中始分别标注西、北、南、东四条市河名称。而这条我市建河最早、贡献最大、有2500多年历史的江南运河(常州段)被一分为二给了两个命名:南市河和东市河。

作者供图

午课结束后才能离校,周日晚所有学生必须回校参加晚自习。我每个周末都回家,尽管住在家里只有一个晚上,但一个晚上和第二天白天足以迷上一部电视剧。烦恼接踵而至,周日傍晚必须回校,而电视剧正看到兴头上,欲罢不能,该如何了结?只要有胆子,办法就会有。那一次,我无可救药地迷上了一部电视剧,周日晚回到学校还是念念不忘。第二天中午,我找了个借口出了校门,直奔公交车站,辗转到家已是下午两点,打开电视看了两集,对剧情的追念之心稍稍得到抚慰,便火急火燎往学校赶。4路车和1路车把我载到火车站,一辆16路车开来了,我从后门上车,直奔一个空位而去。正庆幸还有座位可坐时,背后传来一个熟悉而冰冷的声音:“你到哪里了?我猛一回头,班主任H老师正坐在我后面一张座位上,阴沉着脸,瞪眼看着我。我自然吃了一惊,又自知理屈,一句话也没说,也没敢再回头,一路如坐针毡,车到北环新村站便赶紧下了车。

上大学时,我依然往来于这条公交线路上。4路公共汽车总是拥挤不堪,售票员一边高喊着“买票了!买票了!”一边在人群中挤着过。瘦弱的我常常站立不稳,掏钱买票时随着急刹车或因路面不平带来的颠簸东倒西歪。有一次,我正狼狈地将手里的行李夹在两腿间,请人转交车票钱,只听得一个人喊:那个细丫头的票我来买!那是我妈妈同事的丈夫,住在前邵村,他是跑供销的,常年在外面奔波。他怕我再给他钱,忙说:我可以报销的!然后挤过来,帮我拿着行李,还跟周围人说:这个小佬是个大学生啊!他和他的妻子对我一直比较中意,也有心和我父母结亲家,但我们两个小孩丝毫没这层意思。后来两家还经常走动,他不止一次对我说:以后车票都留着,我给你报销。我当然没把车票留下来去找他报销,但他这句温暖的话却一直留在记忆里。

资料图片